



- 加入书签
- 主页
- 新闻要览
- 时政
- 国际
- 观点
- 经济
- 科教
- 社会
- IT
- 环保
- 军事
- 文娱
- 体育
- 生活
- 图片



打印版

新闻推荐

- 司法救助让贫弱者打得起官司
- 北京最大一起制贩毒案告破
- 麻醉药师竟制毒品
- 专家谈新世纪中国立法发展向何处
- 青海破获贩卖藏羚羊皮最大案
- 违规操作使嘉陵江大桥仅使用8年便面临废弃
- 今年起影响生活的新法新规有哪些
- 滑县林场遭盗伐 浚县政府不认账
- 世纪婚礼乱成一锅粥
- 网上直播分娩，您有何看法？
- 新世纪守岁大行动

4日新闻排行榜

- 克林顿着手处理身后事
- 俄将修筑直通北美海底隧道
- 阿拉法特赴美忍辱负重
- 南京手机用户新年大“跳槽”
- 中国家庭轿车将进入启动期
- 诬陷学生嫖娼派出所所长坐牢
- 林青霞再做高龄产妇
- 台湾国民党“立院”党团明天访问北京
- 2000年最让人失望的IT企业
- 新世纪彩电跨入“精显”时代

关键词:

新闻频道 ▼

检索

高级检索

竟敢与警方“叫板”的变态狂魔落网记

刘书新

- 一个以迪厅、舞厅小姐为袭击目标的变态杀人犯，杀人后，从容地将尸体肢解。
- 在警方勘查现场时，他像围观群众一样蹲在旁边静静地观看。
- 在警方侦查毫无进展时，这个狂魔竟打电话羞辱警方：“无头案破不了，公安干警真笨蛋！”

2000年9月7日，邯郸市复兴区徐某家举行婚礼的日子，各路亲朋好友纷至沓来，可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一辆出租车刚在门口停下不久，几位客人还没来得及下车，就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生生擒住。其中一位不速之客不是别人，他叫韩明——公安机关追捕的连杀两条人命，并将尸体肢解，震惊全市的两起碎尸案的凶手。

猎艳，两度奸杀迪厅小姐

韩明，今年28岁，曾是邯郸市包装机械厂的工人，后被开除。他在家是独生子，小时候家里人对他特别疼爱。初中毕业后，他不上学了。上班后，他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交朋友，学会了抽烟喝酒，搞对象……不久，他便和别人一起干起了偷自行车的勾当，罪行暴露，他落入法网，受到了惩处。

后来，韩明自己搞了个对象，一年时间就吹了，韩明还被女的骗走了近一年的工资收入。随着年龄的增大，家里人不得不张罗着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韩明虽不太满意，但一想到先前谈对象受骗和父母的数落，还是和这个女孩结了婚。不曾想，结婚第二天，韩明和妻子就大吵大闹，甚至还动手打了架。从此，妻子和他分居。不久，韩明下了岗，有了“自由”，便经常到迪厅、舞厅蹦迪，寻求刺激。

今年2月10日，农历大年初六上午，韩明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舞厅玩了一会儿后，感到很无聊。当他出门刚想走时，突然，前边一男一女吸引了他。只见那个男的朝女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后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女的蹲在地上哭泣起来。韩明趁机走到那女孩面前，关切地问长问短。女孩不哭了，站起来和他答话，交谈中他得知她叫雪儿，是迪厅的“小姐”。两人越谈越近，最后，韩明邀女孩去他的家。女孩答应了，来到了韩明在铁西的住处。韩明让雪儿躺在屋内的床上休息。“你躺在我的身边吧！要不我睡不踏实。”雪儿多情的眼睛盯着韩明发出了“邀请”。

一番云雨缠绵过后，雪儿穿好衣服不紧不慢地说：“大哥，拿500块钱吧，我也该买几件衣服了。”

韩明一惊，顿时明白这“便宜”不是好沾的，便说：“少点吧，我没有那么多钱。”“一分钱也不能少，你想白玩？我在迪厅结识了好多哥们儿，不给我钱，他们也不会放过你！”

一听到这些话，韩明心里又惊又怕，他忙说：“那我出去借一下，你先在这，我一会儿回来。”走出屋子，韩明觉得自己被这个女人愚弄了。

过了个把钟头，没有弄到钱的韩明又回到住处。这时雪儿因昨晚看了一夜录像的缘故，已躺在床上安然入睡。

韩明找了一条绳索，上床把雪儿的手脚捆绑起来。然后坐到沙发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他心乱如麻考虑着对策。不知过了多久，雪儿醒了，睁开惺忪的睡眼，发觉自己被捆绑，先是一愣，进而淡淡一笑，问：“你是虐待狂吗？”

韩明没有回答，问：“你还要钱吗？”

雪儿天真地说：“怎么能不要呢！你快放开我，要不我就告你强奸我。”说着，她真喊了一声：“抓流氓……”韩明上前用枕巾堵住了雪儿的嘴，双手掐住了她的脖颈。雪儿渐渐失去了挣扎，死了。韩明想：要把整个尸体背出去，肯定不行。他将门锁上，跑到外面的商店，买了把锯，又回到邯钢父母的住处，以帮同学干活为由，将家中的蛇皮袋子拿了几个。

回到住处，他用菜刀和锯将雪儿的头割下。随后，他用刀、锯分别将雪儿的四肢、躯干分解开，装进蛇皮袋和鞋盒内。第二天晚上，他用自行车分别将雪儿被肢解的尸体扔到了干河沟煤厂北门、南门及防汛路东侧的垃圾堆上，将人头抛入了沁河中。此后，韩明心里一直惊恐不安，每听到警车响，他总以为来抓自己了。可半年多时间过去了，他看到公安局没有追查到他头上，心里的恐惧感便消失了。于是，他又开始在歌舞厅寻找起了自己的目标。

8月30日下午，韩明来到和平路一歌舞厅玩，认识了一个叫李萍的小姐。他把李萍约了出来，打车将她带到铁西住处，并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当李萍向韩明要钱时，韩明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

9月1日上午，韩明肢解了李萍的尸体，并在尸体背部刻上了“初七干河沟一起，杀女人二起”字样。当晚，装入编织袋内抛尸。

案情，扑朔迷离陷入困境

2月12日，是农历正月初八。在干河沟林木公司加工厂看门的一位老师傅走出工厂大门时，无意间发现了扔在墙根的那个鞋盒。出于好奇，他打开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鞋盒内竟然装着一只人的右手！于是他立即打110报了警。接警后，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峰马上带领市局刑警队和邯山分局的民警赶到现场。在现场勘查时，发现干河沟煤厂北门、南门及防汛路东侧等地方有装着下肢和躯干的三个编织袋，但死者的头

颇最终没有找到。

随后，赶到现场的法医经过检查，认为：死者系女性，年龄大约19岁左右。并且，他们还在现场找到了装尸体的写着“中铁快运”、“大米”、“磷肥厂”字样的编织袋等物品。

很快，按照市、区公安局领导的布置，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展开了大规模的侦查活动。民警们根据现场装尸体的蛇皮袋子写有“中铁快运”等字样，南下郑州等地，对所有自1999年初至2000年2月发往邯郸的快运件进行了查找，却是无一点结果。为寻找作案的第一现场，他们带领警犬在尸体发现周围挨门挨户进行搜寻，但最后也无结果。在进行排查的同时，他们还在市内的邯郸晚报、邯郸日报、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连续刊载启事，但始终没有死者亲属的音信。

9月3日，钢运胡同一位姓周的居民又发现了家属楼外墙下一个装有尸块的塑料袋子。接警后，新上任的邯山公安分局局长刘文明、副局长郑广信带领民警很快在现场周围发现其他装有尸块的袋子。同时，他们发现了死者背上刻下的“初七干河沟一起，杀女人二起”的字样。显然，这两起杀人碎尸案是一人所为。初步分析，作案人倾向于婚姻家庭生活上受过挫折，心理变态，有劣迹的青年单身或租住单身房或独户有作案条件的人员。由于死尸长时间无人认领，警方推断被害人可能是本市或外地来邯务工的单身女子，极大可能是歌舞娱乐场所的外地小姐。

由于难以确认死者身份，死者与凶手又没有特定的因果关系，加上找不到案发的第一现场，侦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困境。

挑衅，电话羞辱警方无能

一起杀人碎尸案未破，又发一起。一时邯山区甚至在全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传出了有杀人狂的谣言。干河沟村里的人晚上不敢出门，妇女上下班由专人接送。有个抛过尸的小胡同是女工夜晚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每路经此地，女工们总要胆颤心惊。老百姓到派出所办户口时总也忘不了问：“案子破了吗？有没有杀人狂？”这一切，民警们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急在心里。主抓刑侦的邯山公安分局副局长郑广信在案情分析会上说了一句让大家很感动的話：“如果今年拿不下这个案子，我就辞去这个副局长！”

而这时的韩明依然悠闲自得地活着，他知道公安局很难破这个案子。平常他最爱买一些法制类报刊读物，尤其对那些案例感兴趣，研究公安机关如何侦破，并从中学习一些反侦查的办法。他两次作案，都是异地抛尸，他想公安人员不会查到什么线索，他们比自己也聪明不到哪儿去。这时，社会上已传得沸沸扬扬，神乎其神，他甚至有点洋洋自得。

9月3日晚8时，韩明从火车站某舞厅出来，竟突发奇想，他看到周围没人注意他，便拿起一部公用IC卡电话，对农林路值班民警说：“我知道谁杀的人，现在他已经买好了车票，现在火车站三楼投影厅，你们今天不抓，他就外逃了！”说完，随即挂了电话。

不一会儿，5辆警车驶进车站广场。韩明躲在人群中，颇为得意地看着自己导演的这场恶作剧。

当抓捕民警赶到三楼投影厅时，里面竟空无一人。抓捕扑空后，邯山公安分局局长刘文明当即召开案情分析会。大家一致认为，打电话的人极有可能知晓案情或者本身就是作案人，而且根据掌握的凶手心理变态等情况看，此人还可能再次打来电话。于是安排派出所对值班电话装上来电显示，并做好电话录音。

9月4日晚，天下着大雨，分局正在分析案情，10时02分，农林路派出所果然又接到匿名电话：“无头案破不了，公安干警真笨蛋！”

犯罪分子如此狂妄，令参战民警怒发冲冠。

从接听电话的声音判断，两次匿名电话为一人所为。从尸体上刻的字及两次电话分析，两起碎尸案系一人干的。普通群众只听说发生了“碎尸案”，并不知道“无头案”。如此详尽知晓案情，显然此人就是杀人碎尸的凶手。

落网，变态狂交待黑名单

有关情况汇报到市公安局后，市公安局局长万书君拍案而起：“犯罪分子公然与我们叫板，辱骂我们，破不了此案，是我们的耻辱。必须攻下此案，否则没法向全市人民交待！”